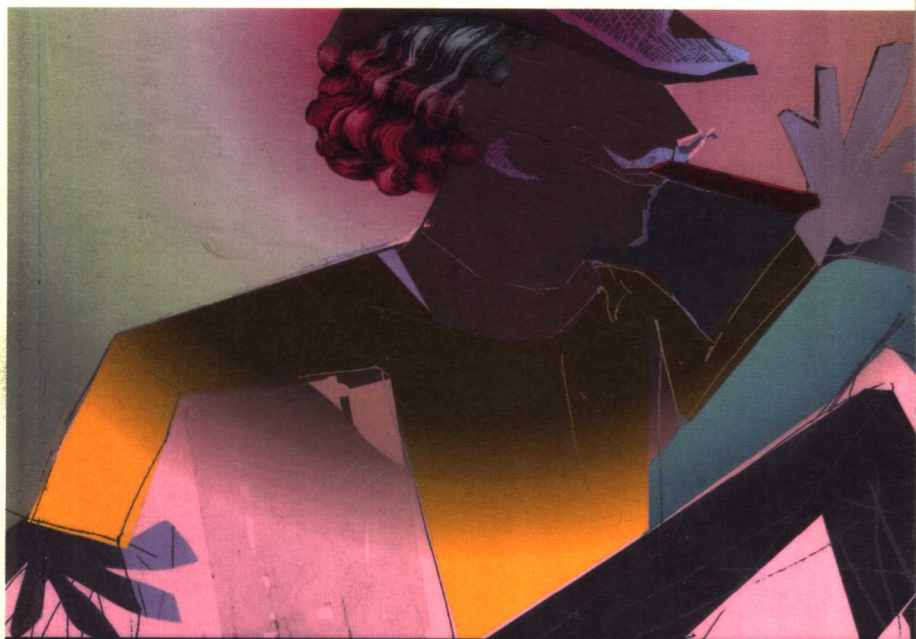




[法] 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
周克希 译

侠盗亚森·罗平



Arsène Lupin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侠盗亚森·罗平

[法]莫里斯·勒布朗 著
周克希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侠盗亚森·罗平/(法)勒布朗著;周克希译. —北京:
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
ISBN 7-02-005529-X

I. 侠… II. ①勒…②周… III. 侦探小说-作品
集-法国-现代 IV. 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1293 号

特约策划: 蔺 瑶
责任编辑: 刘 乔

侠盗亚森·罗平

Xia Dao Ya Sen · Luo Ping

[法] 勒布朗 著

周克希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e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 100705

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9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1

2006 年 3 月出版第 1 版

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02-005529-X

定价: 14.00 元

周克希译《侠盗亚森·罗平》序

小时候爱看外国侦探小说，福尔摩斯是我的最爱。一册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》读了又读，小说的神秘气氛、恐怖情节和出人意料的结局，使初中生的我备感紧张和刺激。“文革”之后，翻阅了一点中外侦探小说史，才明白侦探小说在西方文化史上源远流长，独树一帜，才明白除了柯南道尔，还有爱伦·坡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和西默农等大家，即便在东方，日本的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等表现也不俗。惟独在我们中国，侦探小说却不怎么发达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，侦探小说创作更是在意识形态的束缚下缺乏想像力，乏善可陈，今天的研究者就认为“侦探小说在当代中国具有现实和未来的文化意义，然而真创作和理论研究却十分薄弱”（《文学的另一道风景：侦探小说史论》，2001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）。

当然，说侦探小说在中国不怎么发达，严格来讲，只说对了一半。因为从清末民初到四十年代末，侦探小说的翻译和创作都一度十分繁荣。只要查一查当时柯南道尔侦探小说译本之多之杂，就可明了。柯南道尔的译介者中，大名鼎鼎的林纾是先驱，旧派著名文人程小青、严独鹤、天虚我生（陈蝶仙）、周瘦鹃等都参与其事，连尚未“转向”投入新文学阵营的刘半农也写过《英国勋士柯南道尔先生小传》。后来迷上侦探小说的程小青更是亲自动笔，模仿柯南道尔，创

侠盗亚森·罗平

作了“霍桑探案”系列，风靡一时，还被搬上银幕，程小青也因此被誉为“中国侦探小说家之第一人”。

在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热中，法国侦探小说家莫里斯·勒布朗(1864—1941)也颇为引人注目。他笔下的侠盗亚森·罗平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一样，既是正义的化身，又可亲可敬可爱，吸引了不少中国侦探小说迷。追本溯源，《大侠盗耶洛屏》早在1908年就被引进中国，推介亚森·罗平最力的是周瘦鹃，孙了红、徐卓果、张碧梧、沈禹钟、吴鹤声等也纷纷加入译述的行列。据不完全统计，1949年以前出版的亚森·罗平系列译本就有三四十种之多。从文言译本到白话译本，从单部作品到《亚森罗苹案全集》，勒布朗的侦探小说同样不胫而走，影响之大仅次于柯南道尔，以至孙了红也创作了颇具特色的“侠盗鲁平”系列，鲁平成了亚森·罗平的中国翻版，与程小青笔下的霍桑一时瑜亮，互相辉映。

勒布朗的侦探小说其实是“反侦探”，是对传统意义上的侦探形象的解构。他所创造的亚森·罗平是一个劫富济贫、仗义行侠的大盗。亚森·罗平从不鱼肉平民百姓，专门作弄利欲熏心的豪门贵族和愚蠢平庸的警官探长，惩恶扬善，伸张正义。亚森·罗平神出鬼没，入狱越狱，让警方束手无策，伤透脑筋。后来亚森·罗平摇身一变，成了侦探，最后居然堂而皇之当上了法国警察厅长。这位勇敢机智、神秘莫测，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侠盗式侦探的出现，与法兰西民族的性格特征正相契合，因而在法国土地上受到狂热的追捧，成为法国人心目中的传奇英雄，同时也为世界侦探小说史增添了一个别开生面、光彩四射的艺术形象。

周克希译《侠盗亚森·罗平》序

五十年代以降,不知何故,亚森·罗平在中国的命运远远不及福尔摩斯。“文革”前十七年,勒布朗的侦探作品既未重印,更无新译,亚森·罗平不明不白地从中国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。直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,侦探小说也恢复了名誉,亚森·罗平才得以重返中国,而与有功者,当推周克希先生。

克希先生原来是我在华东师大的同事,专攻数学,但他钟情文学,于是毅然决然弃理从文(这样的选择肯定被某些人视为不可理解),孜孜矻矻,成为一名杰出的法国文学翻译家。他曾送我翻译的《三剑客》(大仲马著)、《不朽者》(都德著)等法国古典名著,译笔之清丽典雅,几乎不作第二人想。近年来他又专心致志,以一人之力重译普鲁斯特的长篇巨著《追寻逝去的时光》(旧译《追忆似水年华》),更是一项为文坛所称道的功德无量的大工程。翻译勒布朗,对克希先生而言,无疑是得心应手,游刃有余,也说明克希先生并不轻视侦探小说。他痴迷普鲁斯特,同样也喜欢勒布朗。

虽然这本小书只选择改写了亚森·罗平系列的九篇作品,但已足以展示勒布朗侦探小说独特的艺术魅力。亚森·罗平其人其事通过克希先生生花妙笔的再创作,一定能再次获得中国侦探小说爱好者的青睐。

我对侦探小说没有专门的研究,承克希先生不弃,囑为他译写的《侠盗亚森·罗平》作序,却之不恭,只能勉为其难,东拉西扯,不当之处,还请读者和克希先生谅之。

陳子善

2004年6月1日

急就于沪西梅川书舍

目 录

亚森·罗平被捕记	1
亚森·罗平在狱中	15
亚森·罗平越狱记	40
红心七	65
安贝尔夫人的保险箱	101
福洛克·歇尔摩斯来迟了	110
红丝巾	133
黑珍珠	147
王后项链	160

亚森·罗平被捕记

我们乘坐的“普鲁旺斯”号远洋客轮，驶离法国海岸，航行在浩淼的大西洋上。

旅途的第二天下午，雷雨交加，空中却传来了一份加急电报的电波。电报的内容如下：

“亚森·罗平搭乘你船头等舱，发须金黄色，右手前臂有伤痕，无旅伴，化名 R……”

就在这一刹那，昏暗的天空炸响一声闷雷，无线电波中断了。后面那部分电文我们没能收到。亚森·罗平用的假名，我们只知道这个开头的字母。可是，也不晓得消息是怎么传开去的，当天全船的乘客就都知道大名鼎鼎的亚森·罗平和我们在一起了。

亚森·罗平和我们在一起！近几个月来，哪家报纸没报道过这位从不失手的侠盗的消息！这位谜一般的人物，我们最棒的侦探加尼马尔先生一再扬言要跟他决一死战，可每次还不是都让他略施小计就把那老加尼马尔给甩了！亚森·罗平，他的易容术可真称得上出神入化：汽车司机，男高音歌手，赛马场职员，富家子弟，毛头小伙子，年迈的老

人，马赛来的旅行推销商，俄国医生，西班牙斗牛士……他扮什么像什么！

船上的乘客不由得都有些想入非非了：亚森·罗平就在这艘横渡大西洋的客轮上转悠，就在大家整天见面的这个头等舱里走来走去，可能就在这个餐厅、这间吸烟室里！他说不定就是这位先生……或许是那位……要不就是邻桌的这位……再不然就是同舱的那位……

“还得这样折腾整整五天呢！”有一天，奈丽·安德道恩小姐这么嚷道，“真叫人受不了！我盼着有人快点把他抓住。”接着她又把脸转过来对着我：“德·昂德雷契先生，您跟船长交情挺不错，可曾听到点什么风声吗？”

我真巴不得听到点什么风声，好讨好一下奈丽小姐！她是个很有魅力的女人，无论在哪儿，她只要一出现，马上就会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过去。她的美貌和她的财富全都让人头晕目眩。她从小跟着母亲在巴黎长大，这回是去芝加哥跟亿万富翁的父亲相聚。她的一位女友杰伦德夫人一路陪伴着她。

上船伊始，我就加入了向她调情的队伍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她的魅力就把我给迷住了，当她那双大大的黑眼睛对我望来的时候，我只觉得心头怦然而动。而她对我也颇有好感，我说的那些风趣的话常会引得她笑出声来，我说的那些花边新闻，她也总是听得津津有味。

也许只有一个情敌使我感到有些不安，那是个长得挺俊的小伙子，举止文雅而持重，跟我的“外向的”巴黎人脾气相比，她似乎更倾心于他那种沉默寡言的性格。

奈丽小姐向我发问的当儿，刚好我们这些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男士们都围坐在她身边。昨夜的暴风雨过后，天空一碧如洗，甲板上空气分外清新。

“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消息，小姐，”我回答她说，“可是我们难道就不能自己来进行侦查，跟亚森·罗平的那位对头加尼马尔先生比比高低吗？”

“喔！您想得太美了吧？”

“何以见得？难道这事真有那么复杂？”

“非常复杂。”

“这是因为您忘了我们手上有几条侦破线索的缘故。”

“什么线索？”

“第一，罗平现在叫 R 某某先生。”

“这一条挺玄乎。”

“第二，他是独自一人出门旅行。”

“光凭这点管什么用！”

“第三，他的头发和胡须是金黄色的。”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们只要拿一张旅客名单来，逐个逐个地排除疑点就行了。”

我的衣袋里就揣着这样一张名单。我掏出它来，很快地看了一遍。

“这上面有十三个名字的开头字母是我们感兴趣的。”

“就只有十三个？”

“头等舱里就这些。在这十三位 R 某某先生中间，有九位是和夫人、孩子或仆人一块儿上船的，这一点很容易核

实。剩下的还有四位：德·拉维尔当侯爵……”

“大使馆的秘书，”奈丽小姐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认识他。”

“罗森少校……”

“他是我叔叔，”有人说。

“里沃尔塔先生……”

“到，”我们中间的一人大声应道，这是个长着一圈又浓又黑的大胡子的意大利人。

奈丽小姐不由得笑了起来。“这位先生可算不上是金发金须哟。”

“那么，”我接着往下说，“我们不得不下结论说，案犯就是名单上排在最后的那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洛泽纳先生。有谁认识洛泽纳先生吗？”

没有人应声。但奈丽小姐转过身去对我的那位情敌说：“哎，洛泽纳先生，您干吗不回答呢？”

所有的目光都向这位洛泽纳先生射去。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。

“我干吗不回答？”他说，“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的名字、我的头发颜色都会给我带来麻烦，况且我又是个人出门来旅行的。我看，你们是会把我抓起来的啰。”

不用说，他这是在开玩笑，可是他脸上的表情，他的整个神态，都使人有一种异样的感觉。

奈丽小姐笑吟吟地说：“可您并没受伤呀？”

“没错，”他说，“就是没受伤。”

说着,他有些神经质地捋起一只衣袖,露出一条胳膊。我猛然间闪过一个念头,抬头向奈丽小姐望去,正好跟她的目光对了个正着:他让我们看的是左臂。可就在我想要把这茬儿说穿的当口,却另外出了一件事。杰伦德夫人气急败坏地朝我们跑来,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,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:“我的首饰……珠宝……全给偷走了!……”

不,并没全给偷走,实地勘察证实了这一点。说起来也真怪:那人是挑着偷的!挑走的那些金刚钻、宝石坠子、项链、手镯,都是最精巧、最值钱,而又最不占地方的珍品!

为了偷走这些东西,那人必须在大白天里趁杰伦德夫人在甲板上喝茶的工夫,穿过人来人往的过道,弄开船舱的房门,找到藏在纸板帽盒里的丝绒袋,打开以后挑选一番!那人能是谁呢?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:亚森·罗平。

吃晚饭的时候,洛泽纳身边的两个座位都空着没人去坐。晚饭以后,船长派人把他叫了去。对他先传讯,后拘留,这是意料中的事,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。当天晚上,甲板上又举行舞会。奈丽小姐的美貌和风度完全把我征服了。在皎洁的月光下,我向她吐露了心中的情愫。

第二天大家却不胜惊讶地听说,洛泽纳先生并没有被拘留,原因是证据不足。据说他是波尔多的一个大批发商的儿子,随身携带的证件都是无懈可击的。此外,他的另一条胳膊上也没有伤痕。

“证件!”洛泽纳的情敌们嚷道,“证件管什么用!对亚森·罗平来说,那还不是小菜一碟!伤痕嘛……他也有办

法去掉的。”

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只见洛泽纳腆着脸朝我们这帮子人走来，奈丽小姐和杰伦德夫人见他过来，马上立起身来躲了开去。事情明摆着，她们这是让他给吓的。

一小时后，有张纸条在全船的船员和乘客中间逐个传阅，那上面写着：路易·洛泽纳先生悬赏一万法郎寻找亚森·罗平的下落。他还对船长声称：“要是没人肯来帮我跟这个强盗对着干，我就自己来跟他算这笔账。”洛泽纳跟亚森·罗平对着干，或者干脆照许多人的说法，亚森·罗平跟自己对着干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！

就这样过去了两天。我们看见洛泽纳到处转悠，到处打听，到处搜寻。半夜里还有人见他神出鬼没的不知在干什么。船长也下令把整条轮船上上下下搜了个遍。所有船舱也无一例外进行了搜查，采取这个措施时有个很妙的说法：赃物完全有可能藏在船上的任何地方，惟独不会藏在案犯的船舱里。

“这么个找法，早晚总该能找出点东西来吧，您说是吗？”奈丽小姐问我说。“就算他是个巫师，也总不能把那些珠宝变没了呀。”

“怎么不能呢，”我回答说，“除非把每个人的帽兜，衣服夹里，浑身上下、里里外外全给搜个遍。”

说着，我让她瞧我手里的那架9×12的柯达相机，上船以来我一直在摆弄它，摆着各种姿势拍了好些照片。

“这么大的一个玩意儿，您说还放不下杰伦德夫人的那些珠宝？他只要装着在照相，就可以骗过旁人的眼睛了。”

“可我听人说过，凡是做贼的总会留下些蛛丝马迹。”

“有一个人不会：亚森·罗平。”

“为什么不会？”

“为什么？因为他不光考虑到怎么去偷，而且考虑到怎么才能不致失手。”

“起先您可并没把他说得这么神哟。”

“现在他让咱们看到颜色了。”

“那么依您看……”

“依我看，我们是在浪费时间。”

果然，搜查一无所得，或者说只有这么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结果：船长的手表给偷掉了。

船长恼羞成怒，对洛泽纳监视得更严。可是第二天，那只手表又奇迹般地在副大副抽屉里的衬衫活硬领中间出现了。

这一切都干得非常漂亮，完全体现了亚森·罗平洒脱幽默的风格。这位亚森·罗平固然是个妙手空空的角色，却又确实是位有雅兴、讲情趣的人物。就他从事的行当而言，他无疑是位大艺术家。我瞧着神情阴郁的洛泽纳，心里不由得对他生出几分敬意来。

然而旅途结束的前一天晚上，出了一件让人想不到的事。值班二副听见甲板上的角落里有人呻吟，他走过去一看，只见有个男子躺在地上，一块厚实的灰色方巾蒙住了他的头，一条细绳缚住他双手的腕部。

二副给他松开绳子，扶他起来。

此人竟然是洛泽纳。

侠盗亚森·罗平

原来洛泽纳在甲板上四处察看时遭人暗算，身边带着的钱袋也让人给抢了。他的上衣胸前别着一张名片，上面写着一行字：

亚森·罗平笑纳洛泽纳先生一万法郎。

那只钱袋还在洛泽纳身上，里面还留下一万法郎。

这么看来洛泽纳并不是亚森·罗平。洛泽纳就是洛泽纳，波尔多一个批发商的儿子！不过这次意外事件又一次证实了亚森·罗平的确在我们中间。

想到这一点，真使人不寒而栗。旅客们不敢单独一人留在船舱里，也不敢到平时不大人去的地方转悠。出于谨慎，大家三三两两地结伴待在一起，只跟自己最信得过的几位朋友来往。

后来再收到的电报没有任何新的内容，至少船长没有向我们宣布过任何新消息，这种讳莫如深的做法不由得使人始终悬着一颗心。

航程的最后一天因此而显得格外漫长。大家都惴惴不安地仿佛在等待着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。但我得承认，这种气氛在我却别有一番滋味，因为正是这种时刻促成了奈丽小姐对我信赖有加。受了这些事情的惊吓，她很自然地要到我身边来寻求保护，而这种保护人的角色正是我求之不得的。我在心底里暗暗感激亚森·罗平。

航程行将结束之际，我俩就这么肩并肩地俯身支在舷墙上，眺望着眼前的美国海岸线。

船上已经停止了搜查。大家都在期待着。上至宽敞舒适的头等舱，下至挤满移民的统舱，人人都在期待着迷底最后揭晓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的到来。究竟谁是亚森·罗平？这位大名鼎鼎的亚森·罗平究竟是用什么化名，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我们中间的？

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了。即使我活到一百岁，我也永远忘不了这前前后后的每一个细节。

“您的脸色怎么这么白，奈丽小姐，”我对奈丽说，此刻她正倚靠在我的胳膊上，显得非常娇弱的样子。

“您呢？”她回答我说。“哎！您简直变了样啦！”

“您想嘛，这时刻是多么让人兴奋哪，何况我又有幸在您身边……”

但她没在听我说话，兀自神情激动地喘着气。船上的舷梯已经放了下去。但还没等旅客下船走上舷梯，只见岸边的一群人围了上来，他们中间有海关关员，还有身穿制服的警员。

奈丽小姐喃喃地说：“戒备这么森严，亚森·罗平敢情还能逃得出去？”

“可他恐怕是不肯束手就擒的吧，与其这么忍辱含垢，他也许宁愿跳到大西洋里去呢。”

“请别开玩笑，”她略带愠色地说。

蓦然间，我周身打了个激灵；望着她探询的目光，我对她说：“您看见站在舷梯那头的小老头了吗……”

“就是穿橄榄绿长外衣、手里拿把伞的那个？”

“他就是加尼马尔。”

“加尼马尔？”

“对，就是那个有名的侦探，他发过誓要亲手抓住亚森·罗平。哎！我明白大洋这边为什么没有一点动静传过来了。加尼马尔早就到这儿了。他不喜欢让别人插手他要办的案子。”

“这么说，亚森·罗平是准得给抓住啦？”

“那谁能说得准？除了化过装的场合，加尼马尔好像从没见过亚森·罗平的尊容呢。除非加尼马尔知道他用的化名……”

“哦！”她神情激动地说，口气中流露出来的那种女性的好奇心，未免让人听了有点寒心。“我真想亲眼看见他是怎样被捕的！”

“别着急，小姐。亚森·罗平肯定也已经看见他的老对手了。他大概会等到最后那批乘客下船的时候才跟他们一起出去的，到那会儿，老头儿兴许已经有些眼花了。”

旅客开始上岸了。加尼马尔把伞尖撑在地上，两手架在伞柄上，神情冷漠地站在那儿，似乎全然没去注意沿着舷梯挤挤攘攘往外走的人群。但我注意到，有一个警官模样的人站在他身后，不时俯身向他说些什么。

德·拉维尔当侯爵，罗森少校，还有那个意大利人里沃尔塔先生都相继上了岸，接着又是好多别的旅客……猛然间，我一眼看见洛泽纳在走近加尼马尔。

可怜的洛泽纳！看来他倒霉还没倒够哩！

“只怕就是他吧，”奈丽小姐对我说，“……您说呢？”

“我觉得，要是能把加尼马尔和洛泽纳照在一张相片